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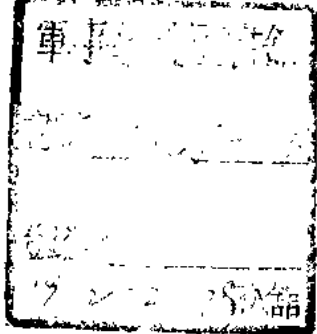


法國作家評傳

Ke

譯者 侍 著者 勃蘭兌斯 · G 麥丹

國際文化服務社



法國作家評傳

著 麥丹 · 勃蘭兌斯

譯 侍 柝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法國作家評傳

(全一冊)

作者

喬治·勃蘭兌斯

譯者

侍 桁

發行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乍浦路七十五號

版權
所有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二〇〇〇冊

6
譯序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共分六卷，抗戰前，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四卷；譯稿全部雖然都在抗戰前完成，但五六兩卷始終未得出版，這是因爲已發表的譯文，不但在辭句上需要修正，而且也發見了若干錯誤，非要重新排過不可。這在出版困難的中國不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因此就延下來。勝利以後，曾由第四卷中改正了論拜倫的一部份，由第六卷中抽出論海涅的一部份，各印一單行本，題爲「拜倫評傳」和「海涅評傳」，由本社出版。如今這本題名「法國作家評傳」的，也和前兩書的情形一樣，是從第五卷「法國的浪漫派」中選集而成的。十餘年來，我從沒有忘懷過這部譯作，生活一有餘暇，便點點滴滴地在工作着，時代的輪子前進得那麼快，而我的這一部份工作卻進行得那麼遲緩，雖然不免覺得慚愧，但幸而未演成氣餒。時刻鼓勵我進行這工作的朋友們以及極少數陌生的讀者們，我要向他們致深摯的謝忱！

本書所介紹的五個作家，是構成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的五個最主要的人物，對於我們的文學讀者，也可以說沒有一個是完全陌生的。作者所最推崇而在今日也被普遍地視爲寫實主義大師的巴爾扎克，他的大部份作品已有了中譯本，傅雷先生的幾部翻

譯是可以向讀者推薦的。筆名斯唐達爾的貝勒，他的兩部主要的著作「紅與黑」和「派爾姆僧院」，也早有了中譯本，可惜比較優秀的羅玉君先生的「紅與黑」的譯作，在我們的讀書界裏沒有得到被人認識的機會。盧那卡爾斯基稱爲停滯時期文藝天才的梅禮美，他的若干獨特的短篇，已得到少數讀者的賞識。喬治·桑，現在我們不大想到她，但她的「魔之沼」和「棄兒傅郎莎」，在抗戰前也曾有過一陣的流行。這個偉大的女性，她的牧歌風格，她向社會的熱情控訴，仍然作爲一種文學遺產對於文學學徒們有所貢獻。

最後，戈蒂葉，雖然他的「冒濤小姐」也曾被人紹介過，但對於我們的一般文學學徒總算比較陌生的。勃蘭免斯從歷史的觀點，解釋了戈蒂葉揭起的「爲藝術而藝術」的標語，一面是同情的說明，一面卻是嚴格的批判，在結論時，這個批評家說：

「因此，戈蒂葉宛如批判了自己，除去他的盲目的崇拜者以外，給一切人明白地顯示了他的束縛的所在。他從自身中展現了他的標語「爲藝術而藝術」軟弱的一面；他證明了僅僅環繞着藝術本身的軸心而展開的一種藝術，便必然地要變成枯蹇而空洞。藝術的熱情可以把大理石造成不朽的彫像，但要人的思想才是把生命貫注給彫像的神聖氣息。」

這是半世紀以前的說話，新時代的文藝理論更無限地擴大了這樣的見解了。

目次

譯序	一
一 喬·治桑	一
二 巴爾扎克	二九
三 斯唐達爾	七七
四 梅禮美	一一五
五 戈蒂葉	一六七

(附肖像插圖五幀)

在「魔之沼」"La mare au Diable"的序文上，喬治·桑寫道：「我相信藝術的使命，便是情感與愛的使命，我們現今的小說，應當代替了古昔幼稚時代的寓言和神話的地位。藝術家的目的，應以其表現的事物喚醒愛；如果他稍稍加以美化，至少我是不責備他的。藝術並非在檢視已存的現實，而是在追求理想的真實。」這位成熟的婦人，在這裏作爲她唯美的信條所聲明的，就是她一生都在感覺着的。她始終認爲作家的任務，只是對人類可能到達的最高峯的追求；更正確地講，她認爲作家的任務，是應當在現存的社會的缺欠之上，提高人類精神，並涵有關大眼界的目標，藉此授予人類精神以強力，而當它再降到現世之上時，便會同那致成缺欠之源的偏見、習俗、精神的粗鄙、及心情的冷酷來戰鬪。

在「法蘭西巡歷的友人」"Le Compagnon du Tour de France"的序文中，她說：「是從什麼時候起，小說非要描繪現實不可，非要描繪現時的人與事務的冷酷的現實不可？我曉得，也許是應當這樣的；因此，我一向對他的才能表示敬意的一位大師巴爾扎克，寫了他的「人間喜劇」。同這個優秀的人我雖然保持着友誼的連繫，但我是從極不同的觀點來看人類事件的。我記得我曾經對他說過：「你在寫作人類的喜劇。這題名是謙遜的。你很可能以稱它爲人類的戲曲或人類的悲劇。」「是的，」他說，「可是你，你是在寫着人類的史詩。」「這個題名用於這樣的場合，」我回答；「是過於堂皇了。我所歡喜寫

作的，是人類的牧歌，人類的歌謠，人類的傳奇。坦白地講，你既有能力而也願意描繪人類如你所眼見的。好的！反之，我，總覺得必要按照我希望於人類的，按照我相信人類所應當的來描繪它。」而且我們彼此既不在競爭，我們都能承認對方是正確的。」

這是喬治·桑的聲辯文的一段，因為有人指摘她存心給下層階級以理想化的表現而諂媚他們——這也就可以說明了她為什麼給自己的理想主義下了這樣尖銳而專斷的定義。毫無疑義，她終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感印她寫作的，確實並非希望描繪人類「如其所應然」，而是希望表現，如果社會不妨害他們的精神發育，不使他們腐敗，不破壞他們的幸福，他們將能成爲怎樣的人。因此在她描繪的「社會」的代表中是沒有寬恕的。喬治·桑本意所要描繪的，是如實的人生的圖畫；是她經歷過來的現實的圖畫；然而她描繪出來的，卻成了一個熱情的女性對現實的觀感了。她所看見的那一部份，是閃耀着上天的光明的一段下界。她的慧眼是一個詩人的慧眼。

她的時代是大量生產的時代，微克脫·雨果，巴爾扎克，大仲馬，一部又一部的，不斷地寫作着。大仲馬終於定期地生產着；他會同時發表四部或五部小說，而且藉助於無數的合作者，一年間就生產一大書架的書。喬治·桑的產量幾乎也是同樣地驚人。她的作品達一百一十本印得很密的書。在這裏我不想全部地批評它們。比較有意義的是指出那些最重要作品的主要姿態，和浸潤在其中的思想，以及就當那些作品的情節被忘卻了的時候而仍然存留着的許多成效。

隱現在喬治·桑初期小說背面的她的真實生活，是每一個人都熟悉的了。她誕生於一八零四年；幼

年喪父；她有一個愚癡熱情的母親，和一個聰慧高雅的祖母；她生長在北里州諸漢村的世家裏，是一個純粹的鄉下孩子，在野地裏亂跑，愛好自然和自由，過着農家兒童一樣的生活。她的嗜好是農民的嗜好，但不因此就減少她羅曼蒂克的風味。正如少年時代的夏多布利安，生存在自己創造的一個理想的魅人的婦人幻像中，而且不斷地夢想着她一樣，喬治·桑的青春幻想創造了一個英雄，給他在花園的牆角裏建築了一個苦石的祭壇，而且她以自己豐富的創造力給他創造了一切驚人的事跡。她十三歲時，被送進巴黎修道院的學校裏。最初因為失掉鄉村的自由生活使她哀愁；其次有一個時期她熱狂於宗教；但是她還沒有返歸諸漢村，就已經對舞台和政治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替代了這種宗教的熱情。在她鄉村的環境裏，這位成年的女兒第一次讀了盧騷的作品，而且如我們一切的人當看見我們自己的天性被表現出來的時候一樣，受了這本書的蠱惑。自此以後，直到她生涯的最終，她總是盧騷的忠實信徒。盧騷對於自然的理解和崇拜，對於上帝的信仰，對於平等的信心與熱愛，對於所謂文明社會的反抗態度，全激動着她的本能，而且喚起那微睡在她的靈魂裏的一切情感。

沙士比亞，拜倫和夏多布利安也很使她狂喜；這些人使她在自己的環境裏感覺到孤寂，並且把最初的漠然的憂鬱傳給她，在一般青年熱情的心靈裏，這種憂鬱是來在真實失望的憂鬱之前的。這個具有強力的智能、豐富的幻想、不能獨立生活的女兒，將總不會作一個男人的伴侶而感覺滿足的，無論那個男人的性格是多麼高貴，他的天賦是多麼偉大，可是她卻於一八二二年和一位杜德望先生(Duvent)結婚了，他是一個完全平凡的鄉紳，和他這一類大多數的人相似，不更好也不更壞。他熱烈而無修養，完

4
全不能理解他的妻子；但事實很顯然，縱算他是一個更好的丈夫，結婚終極的結果恐怕還是一樣。僅在最初的三年，他們和平而親睦地活過來。及至一八二五年，喬治·桑已經開始看不起她的丈夫了，而且因為她的天性在熱烈追求同情的理解，於是就和另外的男人們形成了友誼，且以此來補救她視爲他家庭生活的侮辱而殘忍的墮落情況。杜德望先生，雖然是一個過於渺小的人，不能對於他的妻子因爲精神上的不滿足而在追求生活的領導者這事有所悔悟，而對於他妻子的精神的獨立卻很能發揮丈夫的暴躁，把她同男性們最純潔的同情的接觸，都看作責任的侵犯。因此不斷發生軋轢和爭吵，最後切斷了他們夫婦間一切感情的溝通。就連他們結婚的真實的兩個兒童，都不能使他們父母重聚在一起。一八三一年，喬治·桑獨自到了巴黎去生活。

他們離婚訴訟的有關文件，以及喬治·桑自己的信函，使我們得以適當地理解她的結婚生活。我在「法庭新聞」上（一八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一日和十九日，一八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及七月十二日）讀過了雙方的辯論書。從他丈夫的律師口裏，這位偉大的女性必要聆聽侮辱的可怕的告發。喬治·桑，她的美麗的黑髮垂在黑絨背心上，或者穿上當時流行的白色衣服，肩上面着花披肩，便坐在那裏不露絲毫情感的痕跡靜聽着。她的丈夫告發她，在三年結婚的生活中，曾經欺騙了他，對另外一個男人放縱了她犯罪的熱情。「杜德望先生不久即發見了他所崇拜的（！）婦人是欺騙了他，但是非常寬大地原諒了她。」那個律師更讀了杜德望夫人寫給他的一封長信，在那信中，她自白了種種的過失，而且以此責難自己，把他們的誤解歸緣於他們性格的不合，絕非是因爲男方的缺乏度量 and 愛情。杜德望先生的律師

把這封信給了最不合邏輯的論辯，認爲這封信就等於是這位婦人的不忠實的自白。他更繼續指出，從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八年之間，這對夫婦是過着自動分居的生活，而且就當她一八三一年離開了她的丈夫開始一個藝術家生活時，杜德望夫人依然同他親睦地通信，每年接受三百法郎！（他可沒有講她會給她的丈夫帶來了五十萬的嫁粧費！）在一八三五年，這對夫婦曾經私自議定，每個人領一個孩子，平分財產，各自過着完全自由的生活；可是這協議還沒有實行，喬治·桑便取消成議，而請求法律的離婚了。（在關於他們的兒子爭論之間，杜德望先生想要打她，甚至在證人的面前公然拿出鎗來要對她開鎗。）她提給法庭的離婚申請書，雖然含有誇大的非難，終被拒絕了。其次輪到杜德望先生來告發了。他把一切對男方的控訴都加以駁斥，反提出許多對他的妻的最嚴厲的指摘；他主張如她那樣寫作着不道德的書籍的婦人，是不適於教養她的兒女的；控告她參與一切「最無恥的放蕩的」祕密。就是因爲這些罪狀，這些杜德望先生的律師認爲有確實根據的罪狀，喬治·桑才再來一次申請離婚。他的雄辯講到下面一段話算是登峯造極了：「所以，太太，您的意見是，一個婦人，如果她願意的話，她是有權利蕩盡一半的財產來磨難她丈夫的生涯，而且當她願意更自由地縱身於無羈的放蕩時，她便可以方便而簡單地向法院提出純然杜撰的誣蔑的控告！」

這個自尊的婦人，坐在衆人的注視之下，靜聽如此凌辱她聲名的言語，必定是很難堪的吧。她的友人兼律師的布爾葉（Michel de Bourges），緊接着頌揚了她的天才，從她的信函中朗誦了那最美麗的章節，並數說了她丈夫對她的一切侮辱的言語和粗鄙的行爲，這雖然產生了很深刻的印象，但似乎也不能

給她以多大的安慰。她已經看慣了報紙上指責她的小說爲不道德行爲的無恥辯護，但是聽見她的私生活如此地受人誹謗，卻還是一次新經驗。這場結束她結婚生活的公開辯論，事實上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得以追溯到她過去的那一段生活，同時並解說了那最初表現在「安狄亞娜」"Indiana"「瓦倫蒂諾」"Valentine"「萊麗亞」"Lelia"以及「雅各」"Jacques"諸作品中的她的憤怒。

這些著作，對於今日的讀者，是很少文藝的興趣了；人物是朦朧的理想化；情節，在「安狄亞娜」中是虛構的，在「萊麗亞」和「雅各」中是不真實的；她的文章風格具有和諧的節奏，但我們仍不能不非難她時常陷於誇張；在通信和獨白中她時常變成一個詩人的說教者。然而在喬治·桑這些青春期的作品裏，仍然有着一種火焰，直到今天還是發着光熱；這些書籍響起的調子，將在許多年代後仍然繼續響亮。它們同時發出悲泣與戰鬪的呼喊，凡是它們深入的所在，總是散出思想與感情的種子，這些種子的生長，在現時代是被抑止住了，可是在將來，它將以一種我們現時僅能漠然感到的華奢的力量擴展開來。

「安狄亞娜」是一個熱烈青春的心第一次呼喊出辛酸和悲痛。青年女主人公是優雅的精神、高貴的思想的體現；她的丈夫戴爾梅大尉，可以說是脾氣較溫和的杜德望先生，安狄亞娜的熱愛的心，受了傷，從丈夫轉向情人。這本書的特色，就在關於情人的性格的描寫上。因爲他遠遠不如那位丈夫更值得推崇。萊孟是王政復古時代的一個極普通的法國青年；他就完全是合乎當時社會的那麼一個人，衝動而又非常計較，戀愛熱而又自私，社會的輿論和制裁那般地影響着他，他冰冷的心發展成冷酷無情，他的

無信義變成了不值一文；他的絕對平庸，終於從那光輝的品質和才幹的假面下明白地被揭穿出來。在這第一本的作品中，喬治·桑同時給我們介紹幾個男性人物的明晰典型。有一個粗暴氣質的男性，因為社會授與他的權力，使他變成殘忍，還有一個氣質薄弱的男性，因為對於社會輿論的先天的無決斷和後天的服從，使他變成無信義和懦弱。和一般女性相同，她以澈底暴露男性的自私主義為其著作的開端。但也就在她這第一本書裏，他立即用一個後備的戀人，給我們表現了她理想的男子，表面上冷淡而實際上是熱情的拉爾夫，他和喬治·桑自己一樣不歡喜講話，也和她一樣對於膚淺的觀察者是冰冷的，但實際上卻是自我犧牲的高貴忠實的戀人的體現。這種人物也便是她其後許多年用種種變化反復寫了的人物。在「萊麗亞」之中，我們又看見了他，就是那個高貴而經過艱苦磨練的船奴特倫莫，他以堅忍的冷靜批判着社會；在「雅各」之中，他是那個幾乎具有超人度量的主人公，他為了不妨害他的妻與別一個男子的結合而自殺；在「萊昂諾·萊昂尼」"Leone Leon"一書中，他就是沈靜而勇壯的唐·柯萊歐，他直到最後都準備和那不幸的朱麗葉特結婚——這個女兒像是受了幻術的魔力，被那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流氓萊昂諾迷住，這個萊昂諾就是男性的曼農·萊斯科(Manon Lescaut)同型的人物。在「祕書官」"Le Secretaire Intime"一書中，他是那個謙遜的德國人馬克斯，他的特質是天真的善良和詩的情熱，他祕密地和衆人崇拜的公主結了婚；在「她和他」"Elle et Lui"一書中，他就是那個英國人巴爾摩，那個具有天賦而放蕩的巴黎人羅蘭的對頭；在「最後之戀」"Le Dernier Amour"一書中，他名為希威斯特兒，是一個更軟弱的雅各。以上這些人物都有一般理想化的人物常有的缺點；他們是貧血的。但是屬於萊孟典型的人

物，那些代表現世、自私、虛榮、社會弱點的人物，卻是更成功的創造。萊孟自己就比「安狄亞娜」中其他的人物更真實得多；在他的場合，地方色彩是更強烈，更確定的。作者在第十章中，把他的「無丈夫氣」歸諸於時代的「懷柔和屈從的傾向」，她稱這時代為「心智的隱諱」；她指出，為什麼溫和和政治的代言人萊孟會想像，是因為他缺乏政治的熱情，所以他沒有政治的利慾，因此他比任何黨派都站在更高的水準上，但實際上呢，是因為現存的社會狀況對於他過於有利，所以他不願意它改變。他並不是那種因為旁人的不幸而來責備上天的忘恩的人。在喬治·桑的小說裏，無數這類的人物都具有人性的深刻纖細的觀察，從輕描淡寫僅為熱情的遊戲的軟弱人物，如「萊麗亞」中的詩人斯泰尼歐，「雅各」中的戀人奧克塔夫，一直到那描繪得非常精細極有特色的人物，如「康綏羅」"Cornelio"中的青年義大利的輕薄歌者安卓萊托，「盧克萊卡·芙洛麗安尼」"Lucrezia Floriani"中自我主義神經過敏症的貴族加洛爾公爵（暗射作曲家蕭邦），以及「她和他」中過份任性的青年畫家羅蘭（暗射詩人繆塞）。

到了最後，安狄亞娜在全部社會的表面發展上，甚至在男人宣揚的宗教中，到處發見出男性的殘酷的自私主義。男人在自己想像中把上帝創造為一個男人。她寫信給她的偽善的愛人說：「我不和你一樣侍奉那同一的上帝，但我更善而更純潔地侍奉着我的上帝。你的上帝是男人的上帝，一個男性，一個國王，你們的同族的建設者和保護人；我的上帝是宇宙的上帝，是創造者，是救世主，是一切生物的希望。你們的上帝一切都爲了你們；我的上帝是爲了相互的一切生物。」在這一段話裏有兩件事可以看得出來，一種對於那建設在女性附屬於男性的社會制度的單純抗議，以及一種純真的、青春的、忠實信仰

9

上帝的樂觀主義。這種態度，喬治·桑並沒有把持住很久。沒有過幾年，她便使「萊麗亞」達到一個收場，怒號出絕望的悲觀主義。在她臨死之前，這個女主人公說：「阿呀！絕望支配着一切，痛苦的呻吟是從天地間各氣孔裏發洩着。波濤都癡擊而呻吟着在衝擊海岸，風悲泣在樹林裏。所有的這些樹木，在暴風雨的鞭打下低着頭，就是挺起來也是要再低落下去，忍受着怕人的痛苦。在現世裏有一個悲慘的可咀咒的存在，怕人而巨大——我們居住的世間都容他不下。這個看不見的東西是存在於一切物體之中，他的聲音發出一種永恆的哀泣彌滿了全空間。被囚禁在宇宙裏，他輾轉着，掙扎着，擊打着他的頭，他的肩，想逃出這天地的界限。但是他越不過去，一切都在毀毀着他，一切都在咀咒着他，一切都在痛苦着他，一切都在懷恨着他。這個生物是什麼東西呢，他從那裏來的呢？……有人稱他爲普羅米修士，有人稱他爲薩旦；我稱他爲欲望；我，這個絕望的巫女，這個過去時代的精靈……我，這個破碎了的古琴，這個啞樂器，它的聲音，住居在現今世上的人們是不理解的，但是那永恆的諧調潛藏在它的胸裏囁囁着；我這個死之宣教師，一度曾經以爲自己是皮茜亞（阿波羅神殿之女尼——譯者），那時我曾哭泣，我會說教，但是現在我不能夠記憶那些言語了！……啊，真理，真理呀！爲追求你，我降到深淵裏來，那深淵就連最勇敢的武士一看見它都要嚇昏了的。但是真理！你並沒有現身出來；我尋找你已有一千年，可是我沒有尋到你！約有一萬年，對於我的叫喊的唯一的回答，對於我的痛苦的唯一的安慰，只是從那整個可咀咒的世界傳來的微弱的聲音，那無力的欲望之絕望的悲泣的聲音！約有一萬年我向著無限大叫着：真理！真理呀！約有一萬年無限回答我：欲望！欲望呀！啊，可憐的巫女！啊，皮茜亞啞叭！把你

的頭衝向你的洞穴的岩石上吧，把你那因狂怒而沸騰着的血液和海之泡沫攪在一起吧！」

在這樣感情的衝動中，青春時代的靈魂的憂鬱，達到了它的最高峯。就如我簡略引用的這段文字——原文有六倍那麼長——是喬治·桑充分發展的青春自我意識之美麗的詩的表現。在她寫作「安狄亞娜」時，她自己的優越感，她的悲觀主義，都沒有達到這種階段。她替現存社會的許多犧牲者，作爲一個同情的婦女代言人，寫作了那篇質樸的小說。在這本書裏，她並未有意識地攻擊任何社會制度——甚至結婚制度，而她立即就被加上了這樣的罪名。在一八四二年版本的序文中，當她講了如下的言語時，她顯然是講着真理的，她說，在對現社會制度尚懷有尊敬的影响之下，她寫了「安狄亞娜」的原序文，許久之後，她繼續企圖解決那難以解決的問題，尋求保全被社會壓迫的個人的尊嚴與幸福之方法，而那是應當與社會的存在相和諧的。在她寫給尼扎爾德的信裏（「旅人的書簡」中最後的一封信），她所說的話也是非常真實的，她聲言她所攻擊的只是作丈夫們的，而不是作爲一種社會制度的結婚。她最初出現在讀者們之前的身份，是一個心理學家與小說家，並不是社會改造者。在「安狄亞娜」裏，同樣也是在「瓦倫蒂諾」裏，熱誠詩的衝動，熱狂的情慾以及暴風雨般青春的反抗，正是那本書的主題；其中是有多量的心理分析，與一小部份的個人歷史。不過在她描寫各種感情的本質裏（沒有絲毫惡意的感情，但是仍然與社會的信條相敵對的），尤其那瀰漫在這篇小說中的各種思想，有些地方確實是攻擊了社會的基礎。所以現社會制度的黨徒拙笨而猛烈地攻擊這些書與其作者，並非全然出於惡意。人們已有預感：這樣的情感和思想，早晚總會顛覆了支配現在社會的法則。它們已經開始這樣幹了，而且它們的

影響將日漸擴大。

就是這些書裏的理想主義和熱情，使它們具有革命的精髓。因為，對於這位女作家，只有內在的世界是存在的，她令它自由地發展，一點都沒有想到它的發展可能破壞了外部的世界；而且她所描繪的，主要地是強烈的感情，或者寧可說是僅有一種無限變化着的感情——愛情，她指示出愛情的法則與社會的法則是怎樣地永久衝突。雖然她並不懷疑在現時代下結婚的必要，可是她卻毀壞了結婚的永久繼續性。的確，她最初只是攻擊着作丈夫們的人，但若詳細檢視她的理想丈夫的條件，便可以曉得，她的要求，在現存的社會上是不會得到滿足的。正和這種態度相同，在較後的時期，茹凱加德對於基督教徒的個人，要求過分理想的條件，因此反倒破壞了基督教。

其後四十年代的法國自然主義派，時常被入總是無根據地指為「不道德」，而它報復地，把這種非難反加在喬治·桑初期熱情的作品之上。當愛米爾·左拉對理想主義的小說寫作定期的抗議時，他總不會忘記指摘出，在這種超乎個人仰制界限之外的不斷的熱望中，這種不斷地表現精神上或感情上渴望更大的自由，對於家庭與社會，都是極其危險的。他驕傲他自己從沒有用過美麗或誘惑的色彩描寫過遠大的戀愛，而總是給它塗上了污泥。他應該加上說，屬於巴爾扎克一派的他和他的後繼者，永沒有比一般時尙更感到更高的道德的必要，而且永沒有期望過與今不同的社會狀況。他們給自己加上一種毀滅的限制，只是表現他們眼所能見到的外部的真實，而且斷然拒絕給他們的觀察作出任何的結論。因此他們把從前文學家小心謹慎輕易不敢接觸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情況，予以表現，正是他們的大膽，同樣也正是他